

当代藏族短篇小说选



民族出版社

PL51/22

727.0
1175
3

当代藏族短篇小说选

陶立璠 莫福山 刘万庆 编



民族出版社



B214357

当代藏族短篇小说选

*

陶立璠 莫福山 刘万庆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三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1/32 字数 250 千 印张11 1/8

1985年 8 月第 1 版

1985年8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定价: 1.75元

书号: 10049·12

序

玛拉沁夫

当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为《当代藏族短篇小说选》的出版写这篇短文的时候，请允许我先说几句题外话。

我出生后满月的那一天清晨，妈妈把我抱到寺庙去，请喇嘛给我命名，斯丹加布——这就是我这个蒙古婴儿的藏语乳名；这个名字我一直用了十五年。不但我的名字是藏语的，小时，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也几乎与藏族儿童完全一样。这一切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如果说是我与藏族有不解之缘，或许不算是过分吧！

正是因为我与藏族有这样的缘份，所以从我成为一个作家的那天起，就一直注视着藏族新文学的发展，古代藏族文化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的文化宝库，今天，在我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中，藏族作家也一定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解放后，在一段时间里，我感到藏族新文学的发展，不算是十分突出的，诚然，那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藏族新文学却出现了蔚然崛起的可喜局面，朝气蓬勃的藏族作家群引人注目地出现于我国文坛上；益希单增、伊丹才让、饶阶巴桑、降边嘉措、格桑多杰、扎西达娃、益希卓玛、意西泽仁等藏族小说家和诗人，已为我国各民族读者所熟悉。

在这本短篇集中收入的扎西达娃的《朝佛》和《没有星光的夜》、益希单增的《真金》、意西泽仁的《并非阿口登巴的故事》、两

位女作家益希卓玛和德吉措姆的《美与丑》、《漫漫转经路》等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以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彩笔，给我们描绘了富有时代气息的生活画面和生动的人物形象。然而，近几年的藏族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诗歌与长篇小说的创作成果，更为引起读者的注意。这样说，并不是低估藏族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而是希望藏族作家能够对短篇小说创作给予更大的关注，并从各方面采取具体有力的措施，促进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提高。作品的质量是关键，而作品的质量又与一定的数量相联系。数量并不等于质量，但没有数量也难求得质量。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藏族作家对短篇小说这一形式，发生更大的兴趣，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在探求新意和开掘深度这两个方面，有进一步的突破。我愿以此与藏族作家们共勉！

1983年元旦 于北京

目 录

序.....	玛拉沁夫	
破戒.....	土登吉美	1
亚曲.....	土登吉美	14
朝佛.....	扎西达娃	28
没有星光的夜.....	扎西达娃	38
雨中的花瓣.....	丹珠昂奔	48
俺嘛呢叭咪吽.....	长青	76
月光下.....	扎西东智布	84
哦, 名麦多吉.....	扎登	98
普错和娜依.....	扎登	114
“羊粪蛋儿组长”.....	尕藏才旦	129
哦, 我的阿爸.....	尕藏才旦	142
走向新的草场.....	多杰才旦	161
舅爷喇嘛.....	苍林	171
大山的呼唤.....	苍林	186
抢新水.....	泽旺	194
月圆.....	俞国贤	201
美与丑.....	益希卓玛	210
真金.....	益希单增	224
桑姆依曲河畔的趣事.....	道吉坚赞	239

山上的松柏冬夏青.....	董牛	250
并非阿口登巴的故事.....	意西泽仁	271
大雁落脚的地方.....	意西泽仁	289
假活佛的故事.....	端智嘉	304
漫漫转经路.....	德吉措姆	329
后记.....	编者	347

破 戒

土登吉美

一

然吾村的西头，住着一户人家。矮矮的平顶土屋前面，围着一个小院坝，院墙是用连草带土挖来的草坯垒成的。这段时间，这个凄清了许多年的小院，突然热闹了起来。

每当傍晚夕阳西下，晚霞给小院抹上淡淡的一层金黄色时，有人就开始在院门里进进出出。他们不是拎着一小包酥油，就是背着一口袋糌粑，或是扛着一条牛腿或半只羊。这些人进去时，一个个脸上兴高采烈地放着光；出来时，却象空了半截的皮口袋，蔫塌塌的，忿忿然，嘴皮子撅得比鼻梁还高。

此刻，村里的阿赫更登老人，慢悠悠地走进了小院。他细眯着双眼，嘴边含着一丝自信的微笑。

小院里，一个四十六、七岁的汉子在劈木柴。这人生得高大健壮，腰圆膀粗，一根又粗又黑的长辫子盘在头顶，一缕褪了色的红头绳在松耳石耳坠子边摆动。他裸露着被太阳晒得黝黑的上身，手中握着一把足足有六、七斤重的斧头。他，就是这个小院的主人，名叫辛索^① 降央次朗

^①辛索：藏语“木匠”。

阿赫更登从怀中取出两瓶青稞酒，走到降央次朗的身旁，轻声细语地说道：“小侄，那年你吃官司，我可没有昧着良心把你当外人。为了照顾你们家，你还记得我破费了多少吧？”他嘿嘿地干笑了两声又说：“你知道的，今年你表弟娶进了个媳妇，人口多了，家里挤得象个蜂窝窝，转个身都困难。队里分配后，我打算在屋后山坡地上再盖两间房子，材料都备齐了，就是请不到木匠。刚才你舅母对我说起我和你去世的阿爸是一根枝上的果，一个窝里的鹰，你又是全县有名的木匠，这个忙你会帮的。所以，我就来了，嘿嘿嘿。”

降央次朗把斧头杵在地上，用手背揩了揩脸上的汗珠。把松散下来的发辫重新盘在头顶，用一种阴沉的目光望着阿赫更登，山石般粗犷的脸上，显露出异样的表情。他厚厚的嘴唇翕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来。

外甥这种忧郁的神态，似乎感染了阿赫更登，使他想起了什么不快的往事，立刻收敛了笑容：“唉，我说，你把它忘了吧！鸿雁陷在泥坑里，是乌鸦带来的罪孽。过去的那些事，不是你的过错。”他说着用手揉了揉鼻子尖，即刻又露出笑脸来：“前天，我到县城里去了一趟。啊呀！城里城外，尽架的是脚手架，到处在盖高楼。沿途的几个村子，几乎家家在备料，准备修新房子呢。象你这样的能工巧匠，比冬天的青草还金贵哪！要是你能亮出老手艺，真不愁成不了冒尖户嘞！”

“哼！”降央次朗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粗气，摊开粗大的手，想都不想一下就断然说道：“请舅舅恕罪，我帮不了忙，你到别处去找辛索吧。”

阿赫更登知道外甥是个硬汉子，一句话出了口，十八头牦牛也拉不转的。这十几年，心中窝足了火，脾气也变得又犟又怪，很不好说话。于是，一声不吱，闷闷不乐地摇了摇头，将两个酒瓶

子装进怀里，头也不回地走了。

降央次朗呆呆地望着舅舅走去，没说一句送客的话，默默地关上大门，插上木闩，提起斧头，不歇气地将一截截坚硬的青杠木，噼噼叭叭地劈成两半。

“笃、笃、笃！”不一会儿，门外又传来敲门声，降央次朗显得不耐烦，朝门口瞪了一眼，“呸”地一声在手心上吐口唾沫，只顾埋着头干自己的活儿。

“笃、笃、笃！”门敲得更响，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喂，大叔，无难事不求大菩萨，请快开门，我有急事。是格桑书记叫我来的。”

“嗯，格桑？天菩萨来了，都不会再开门！”降央次朗自言自语地说着。不管门外的人怎样声嘶力竭地喊叫，他头不抬，手不停，装聋卖哑地不理睬。

门外面的年轻人用一只眼睛，从门缝往里瞧，一只手不停地在门板上敲打。

叫喊声和敲门声，经过小院，传进了矮屋。把正在甜睡的一岁小男孩，吓得哇哇直哭。这时，降央次朗的妻子卓娜姆，正在揉面做牛肉突巴^①，她不得不停下手，揩去手上的面粉，把小孩赤条条地抱出被窝，从宽大的衣袍领口，装进自己的怀抱中。

“耳朵搨蚊蚋去了？外面不是有人么！”她骂骂咧咧地走出来，吱地一声打开大门。

门外的年轻人，噌地跨进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降央次朗跟前，“大叔，今天，你非得帮这个忙不行！”他的话讲得很急，还一面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降央次朗抬头一看，眼前站着生产队副业组长小琼达，即刻，他的脸拉得更长了，以至嘴角边的皱纹都绷得直直的，一声“呸”；

^①突巴：一种面食。

怒气冲天，那架势似乎可以推倒一座山。

小琼达的脸刷地变红了。他想起了戴红袖章那些年的事，觉得很不自在，嗫嚅着说：“大叔，那阵是我不懂事，得罪了你。”他低着头，停了一会儿，又说道：“大叔，我求你的只有羊粪蛋那么大个事。你看，这两天无风无雨，天气多好。我们专业组一天少说也挖得到二、三两金子。可在这节骨眼上，有好几个人的金船子，晚上给牛踩坏了，本来我想到县上找个人做，可是来回那么远，不知要耽误多久，只好跑来求你了。”

“求我？没用！”降央次朗依然恶声恶气地回答。

小琼达有点火了，但又压住火气婉转地说：“大叔，我能理解你那心情，可也得关心集体的利益吧？！我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低三下四地求过人，好话我已经说尽了，你看着办吧！”

“嗬嗬，又教训起我来了，你个臭尸！”降央次朗把斧头在木柴上杵得咚咚响，瞪起双眼骂了起来。

小琼达车转身，拔腿飞跑了出去，谁知一出大门却撞在隔壁泽西阿婆的怀里。泽西阿婆趑趄着后退了两步，差点跌到水沟里。“该死的，瞎了眼啦！”她骂着，举起手中的转经柯罗^①朝小琼达打来。小琼达伸伸舌头，一闪身溜跑了。

泽西阿婆嘴里叽哩咕噜地骂着，摇起转经柯罗，走进小院里，脸上顿时堆起了笑：“菩萨保佑，你俩都在。”她伸出干枯的手，在怀里摸了半天，摸出一束干牛肉来，颤抖着递给卓娜姆，口里不断念着半截六字真言经，沙声沙气地说：“自个儿晒的，味道还不错。噯嘛呢，这几年日子好过，肉也有的吃了，就是住房太小了，又包了好几头牲畜来养。冬天快到了，只有隔出半边做了牛圈。噯嘛呢，说来也真吓人，昨晚上一头牦牛拱了过来，差点儿把我

①转经柯罗：亦称转经筒，里面装有经书，旋转一圈象征诵经一遍。

那小孙女给踩着了。”她顿了一下，又嗫嚅地说：“我们准备盖间牛棚，想请降央去帮忙，不知……”

“一个古马^①幸索，‘尾巴’辛索盖的牛棚，要死牛的。”降央次朗冷冷地苦笑说。

“要是不遭那些活罪……噍嘛呢，你们那阵子也真苦够了。”泽西阿婆说着，拿粗布衣衫的下摆擦擦鼻子，布满皱纹的眼角挂起了泪珠。

卓娜姆走过来将干牛肉放进她的怀里：“阿婆，回去吧，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我给降央说好了。”她把泽西送出了门。

二

降央次朗呆呆地站在那里，脸色更加阴沉，更加忧郁，嘴里不停地说着一些古怪话，眼睛里闪着悲愤的光。突然，他“嘿嘖”一声，将一个松树疙莞劈成了两半儿……

“啊，孽种！”他听到细微的嗒嗒声，原来那两头今年春天产的小牛犊，已经从棚圈里跑出来了。他猛跑过去，扣住两头牛犊脖子上的花绳索，拉进棚圈，用粗大的手掌在小牛屁股上拍了两下，吼了一声：“馋嘴，再跑出来，打断你的腿。”

他关上圈门，不料代替门臼用的绳索已经断了，细木条拼成的门板“叭嗒”一声掉在地上，松散开了。他咒骂着，赶忙蹲下去，随手拾起一块石头，乒乒蹦蹦地敲打起来。

两个毛茸茸的小牛犊听到响声，先是一惊，然后镇定下来，鼓起闪着光彩的圆眼，好奇地瞧着。

石头毕竟没有木工家具那么好使，他拾掇了好一阵，怎么也

①古马：藏语“贼”。

把散开的木板拼不拢来。他忿忿地朝门板上啐了口唾沫，更加使劲儿地敲打着。

“哼！从来没有听说过木匠用石头修门板，这不是要叫人笑掉大牙么？”卓娜姆从草房搬出一口木箱放在地上，对丈夫忿忿地说道：“泽西阿婆要修房子，你非去帮忙不可！”

“泽西阿婆？就是三宝根秋佛来请，我也不去。”他头也不抬，冷冷地说。

“你变得比牦牛还笨，把全村的人都得罪光了。不择草吃的马会生病，不听劝告的人要碰壁，你还是出来干那老行当好。”说着，递给他一把擦得锃亮的短斧头。

“哪来的？”降央次朗看到眼熟的斧头，一下蹦跳起来。卓娜姆掩着嘴笑。

这时，降央次朗突然看到他封存了十多年的那只牛皮包裹的工具箱：封口的牛筋已经拆掉，上面打的火漆印已经剥落，生了锈的工具不知什么时候已被妻子擦亮了。工具箱上面的那张纸呢？那张写着“辛索降央次朗今生来世誓不再做木匠”的白纸呢？不见了，已经被她撕得粉碎了。他发怒了，额角青筋毕露，宽阔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象一头狮子扑向卓娜姆，把拳头高高地举了起来……

“你，你打吧！”卓娜姆将身子挺了过来。

降央次朗一愣，突然看到这个与自己相依为命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女人，消瘦苍白的脸上滚着泪珠，他的心软了，臂膀垂下来了，把拳头砸向自己的手心。

卓娜姆却忍不住号啕痛哭起来：“你这狠心的男人！十年混乱那阵，你丢下我们，屁股一拍跑了。你知道我们过的是啥日子？救济粮被扣了，我们到处挖野菜、蕨麻吃，不满三岁的女儿饿得皮包骨，整天‘我要阿爸，我要阿爸’地喊，你听到过吗？那阵，

是谁在她病的时候，帮我请医生，借钱抓药？女儿死了，是谁帮我把她埋葬？是谁象慈爱的阿妈，影子一样不离开我？要不是她，我这把骨头早就埋进了土里。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你把这该死的没用的鬼木箱背起走，不要放在我家里。”卓娜姆的哭声，把小院背后的山岗子都震动了，一群鸦雀惊得扑翅乱飞。

降央次朗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原先那种桀骜不驯的神气一下收敛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

三

深夜，凉风飕飕，月光暗淡。奶牛在角落里“滋儿滋儿”地发出反刍声，远处断断续续传来狗吠。

降央次朗坐在柴棚上，叭哒叭哒吸着旱烟，一缕缕青丝般的烟雾，缭绕在他的头顶。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然吾村对面的门玛喇嘛寺进行大修，大活佛请他和阿爸辛索边巴去做掌墨的匠师。因为他们不是寺庙的差巴，事前就商定好了每年二百大洋的工钱。他们遵照寺庙的意图，将大殿内几十根数百年前的大柱子和承檐全部换过。父子俩倾出手艺，在柱头上精心缕刻出妙音仙女和飞天仙女的浮雕。在初檐和重檐间，把雕成半圆形的龙、虎、狮等伏兽作为撑垫。大殿和藏经阁的正门、梁架、额枋不仅做得精巧，而且刻上天空飞禽、林中走兽、仙山琼阁的图案。整个寺庙，与其说它是经堂佛殿，还不如把它叫做艺术之宫。两年工夫，傍山耸立的三层主殿整修一新，铜甃金顶熠熠生辉，显得异常宏伟壮观。全寺的喇嘛和远近朝佛的人们，个个伸出舌头，深深叹服辛索边巴父子精湛的手艺。

工程结束了，降央次朗满怀希望去拿工钱。大活佛数着象牙

念珠，嘴里念念有词，给了他二十块大洋，半口袋青稞，说其余的钱代他们献给了菩萨，菩萨会保佑他们今生来世幸福的。降央次朗看出活佛要赖账，强压着火气说：“大慈大悲的活佛，为了今生来世的幸福，百姓哪敢不布施，不进贡？可是，这两年我们应得的工钱如果说值一头牛的话，你今天给的只能算一条牛尾巴哩。活佛慈悲行善，普渡众生，请把我们该得的工钱给我们吧！不说来世的话，眼前我们要活命啊！”

不料这几句话，却给辛索降央次朗带来了弥天大祸。藏历年那天，辛索边巴用二十个大洋，给降央次朗娶了卓娜姆做妻子。大年十五跳神，老夫妇坐着牛皮船过河，到门鸠寺朝拜菩萨，降央次朗留在家赶做木工活路。中午，两个大汉突然撞进屋，硬说他偷了寺庙里的觉荣波小金佛，不容分说，把他五花大绑，拉到庙会上去示众。晚上，关在寺庙高大的石墙内，准备第二天在他脸上刺上肮脏的“贼”字。手艺人成天在外闯荡，靠的是个好名声，死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侮辱。当晚，降央次朗翻墙跑了出来，回到家中，同新婚半月的妻子抱头恸哭了一场，凄凄惨惨地远走高飞了。

民主改革之后，降央次朗回到故乡，人民政府帮他平了冤屈。虽然阿妈临死前给他留下话，以后千万不要再当木匠，然而他还是拿起家什，到城里为机关单位修造办公楼，到各村为乡亲们做家具。农奴翻身做了主人，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手艺献出来呢？

想到这里，降央次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把烟锅在木头上磕了几下。这时，一件皮袄披到了自己背上。他转过头，是卓娜姆来到身后。

“黑更半夜的，象尊泥菩萨似地坐在这里，就不知道冷吗？”卓娜姆揉着惺忪的睡眼，已经没有傍晚吵架时的那股怨气了。

降央次朗嗯了一声，又点燃了一锅烟。卓娜姆轻轻坐下来，

从他身上拉过半边皮袄，搭在自己背上。

“降央，昨天公社的格桑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说县上有什么人……好象是个大官，问到了你，还说向你问好呢。格桑说，以后不要你下地干农活，也不要包养牲畜了，专门要你做木匠活路，还说这叫什么‘专业户’，是上了政策的。”

降央次朗不吭声，烟锅里的火星一闪一闪。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忘了那几年的倒楣日子了？”

“你尽想这些不吉祥的事！我不相信我们就永远交不了好运。算了，别想了，回去睡吧！”卓娜姆站起来走了。

矮屋里没有灯，黑沉沉的，躺下后，降央次朗辗转不能入眠。

民主改革后，一家人曾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十年混乱中，林彪、“四人帮”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他成了弃农发家的典型遭到批斗。从前遭冤的事情又被翻了出来，假的变成了真的，他成了“双料货”，既是“尾巴辛索”，又是“古马辛索”了。他的阿爸看到儿子的这种处境，悲愤过度，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后来，他被派到山上的牛场放牛去了。但是，放牛对他这个摸惯了木工工具的人来说，就象让放牛娃去做房梁一样生疏。有时丢失了牲畜，便说是他偷去卖了，又遭到一次次的残酷斗争。常言说：鸟护翅膀，人护脸面。降央次朗有冤无处伸，实在忍无可忍，他又只好抛妻别子流浪异乡去了。

“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二年，县委派人到处找他，把他从一个山洞里接了回来。那时他蓬头垢面，又黑又瘦，已经不象人样了。回到家中，发现妻子骨瘦如柴，可怜的女儿埋进了地下，他的心碎了，肠断了，眼里哭不出泪来……

“唉——”想到这里，他又不禁呻唤一声，紧紧地闭上了双眼，浑身直打哆嗦。

四

第二天中午，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小院里。

“笃、笃、笃！”降央次朗刚吃罢午饭，外面又传来敲门声。他朝卓娜姆呶呶嘴，卓娜姆问：“谁呀？”

“卓娜姆，我是格桑，快开门，县委书记看你们来了！”

“县委书记？他来找我有啥事？”降央次朗踌躇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管你书记不书记，不见！”他向妻子作了一个捂嘴巴的手势，禁止她开腔，悄悄地躲到装干草的破屋子里去了。

卓娜姆打开了大门。书记格桑和一位壮壮实实、身材魁梧的干部走了进来。那人微笑着朝她点头打招呼。格桑指指那人，介绍说：“县委书记扎西同志”。

卓娜姆从来没见过县委书记。听降央次朗曾说过，县委书记是全县最大的官。虽然，卓娜姆在然吾村算得上是个出众的人，但全县最大的官来到她这个又脏又小的院子里，她还是不禁有点手脚无措了。

“这个降央！要是降央次朗肯出场，我就不会受这个洋罪喽”。她心里暗暗埋怨自己的丈夫。

她点着头，连声说道：“哦吉，哦吉”^①，请进！”两只手不停地在衣服上搓着。

扎西走进院子，四处看了看。又走进了屋里，见屋子又矮又黑，柱子倾斜了，房梁被上面盖的泥土压成了弓形。扎西流露出惊讶的神色：“我简直没有想到，巧匠降央次朗的家会是这样。我去过门鸠寺，修得比宫殿还好看，它的建筑艺术，可以同世界上任

^①哦吉：藏语敬语，表示欢迎、问候。